



根据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作品改编，文学与影视又一次重磅联手：

戏起三秦大地 《主角》开播

“60分钟的片花，我几度泪流满面。”作家陈彦感慨，八年，从编剧郑桦、京瑜到此后一部电视剧需要走过的全流程，“完全是一次全新的创作，是与原著同等分量的创造”。

近日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西安举办了电视剧《主角》的看片会暨首映礼。在陕西大剧院戏剧厅，创作者们屡屡提及“回家”。不仅仅因为这个关于一个女人的坚韧、一个行当的坚守、映照一个时代变迁的故事就发生在三秦大地；更重要的，从小说到电视剧，文艺工作者们一路跋涉，以对生活的赐予和时代的致敬，深情回馈三秦大地的乡情乡音。

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剧目、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，电视剧《主角》已在总台综合频道(CCTV-1)黄金时段播出，腾讯视频全网独播。

《主角》改编自作家陈彦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，张艺谋监制，张嘉益任艺术总监。剧集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命运为主线，串联起其舅胡三元、花彩香等人物的命运交织，折射中国社会四十年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轨迹，也深情凝视传统文化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新生。

时间的重量

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直言，《主角》是一部值得珍惜的作品——



它填补了近年来荧屏上以传统戏曲为载体、展现行业生态与代际传承的年代剧空白。它将秦腔艺术作为一面折射时代变迁与人性百态的镜子，既有非遗的厚重底色，又有从黄土地上生长出的生命活力。

八年，是这部电视剧从拿到小说改编权到最终成片播出的长度。这段时间的构成，包括但不限于近五年的剧本打磨，10个月筹备拍摄，有的演员提前一年学秦腔、练身法，集中拍摄期整整六个月，坚持实景搭建、实地拍摄，九岩沟土坯房、县剧团老院落、省秦腔剧院排练厅、

城墙根根须地等超六成核心场景实地取景……

首映礼上，有人问导演李少飞，AI时代，为什么还要用“笨办法”去“手搓”一部48集的长剧？他答道：“秦腔是在西北大地上土生土长出来的。AI是个好东西，可它从没像秦腔演员那样流过血、流过泪、流过汗。”对于一部致敬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沉浮的作品而言，唯有脚踏实地、扎扎实实地创作，才可能把戏曲人“戏比天大”的匠人信仰、“角如微尘”的生命叙事真实呈现。

陪伴作品走过漫长时间，再回到创作的起点，艺术总监兼剧中胡三元的扮演者张嘉益有几分近乡情怯。谈及对这部剧的期待，他说得很朴实：“想让观众看到啥？看到啥是啥！”寥寥几字背后，浓缩了历经漫长打磨之后，创作者对作品最真诚的交代。现场，他向所有工作人员致谢：“一部作品好的呈现，是每一个人的呈现，点点滴滴，缺一不可。”

人生的主角

看片会上，《主角》揭开大幕，宁阳县剧团鼓声阵阵，排戏演出热火朝天。剧团招收新学员的计划，让胡三元看到外甥女忆秦娥吃上商品粮的机会。“闭嘴的娃”和“固执的舅”在开口唱戏这件事上数度交锋；与此同时，剧团里，台上台下都是戏；花彩

香和米兰正为争当主角较劲，胡三元与何大锤的“西北锤王”之争更引出一连串笑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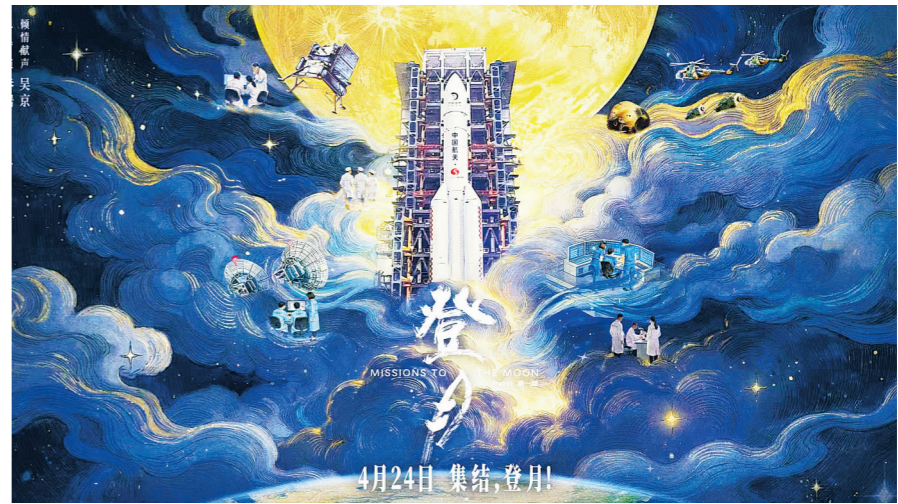
在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主任包宏烈看来，《主角》在吼出来的秦腔里，能定格时代众生，也能打动当下荧屏前的观众。“好的改编既留住了原著的精神血肉，又长出了影视自己的筋骨，让那些小人物的悲欢与光亮，穿过文字、越过荧屏，真切地走进观众心里。《主角》正是这样的作品。”

一部讲述戏曲人舞台人生的故事何以与大众共情？主创们从舞台上的AB角延伸到生活中每个普通人如何做自己的主角。在刘浩存看来：“只要站在舞台上，他们对舞台的敬畏之心和初心都是一样的。没有谁是A角，谁是B角之分。”王晨晨从剧中角色米兰的视角出发，分享道：“米兰奋斗了一生，都没有站在舞台中央的机会，但她有一天真的站到了那里，她发现那件事她可以不要了。她去到另一个维度，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去了。”

小易来弟的饰演者王少熙的回答，则从一个孩童的视角道出了“主角”的真谛：“我觉得只要自己认为自己是主角，那就是主角。我在九岩沟放羊的时候，所有小羊都只听我的话，所以我觉得，小羊们心中，我就是主角。”

王彦

纪录电影《登月》见证奔月梦圆



聚焦中国探月工程“嫦娥六号”任务的纪录电影《登月》(第一部)，带领观众踏上跨越38万公里的壮丽征程，感受航天人“干就干到极致”的奋斗力量。

作为我国首部聚焦探月工程重大成就的纪录电影，该片由乔岩担任总导演，吴京为影片担任旁白。影片完整呈现了探月工程探测器、运载火箭、发射回收、测控、地面应用等五大系统团队的协作历程。镜头既定格任务高光时刻，也捕捉航天人的日常坚守，以温暖笔触书写家国情怀，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从千年奔月向往到大国重器圆梦的震撼跨越。

总导演乔岩坦言，影片拍摄的这390多天里，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焦虑，因为根本不知道最后能拍出什么，“反正就是跟着拍”。剧组常常用拍月亮的600毫米长焦镜头去拍人，因为有时候没法靠近，机器从早到晚，一个机位一天能拍20个小时的素材。在他看来，这部影片最大的技巧就是真实。

当被问及《登月》和《流浪地球》的不同时，吴京回应，《流浪地球》是向航天致敬，是对未来的想象和呈现，而《登月》的拍摄内容都是真的，是用纪录片的形式表现真情实感。

袁云儿

武侠剧《雨霖铃》：“手搓武侠”把笨功夫做到极致

以《三侠五义》为故事蓝本的网络剧《雨霖铃》，讲述“南侠”展昭闯荡江湖的故事。《雨霖铃》专场看片会近日在北京举行。谈及《雨霖铃》与以往武侠剧的不同，制片人侯鸿亮认为，《雨霖铃》所追求的武侠题材差异化表达，核心在于回答“如何成为一个侠”。剧集并不只是呈现展昭的武力值与江湖传奇，而是更关注人物在复杂处境中的选择与判断，呈现他如何在情与法、规矩与公义之间完成自我确认。

作为正午阳光的首部武侠剧，《雨霖铃》在类型创作上的探索也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。侯鸿亮表示，自己“很骄傲能有这样一次创作过程”，并提到在AI时代坚持“手搓武侠”，代表的是团队对于电视剧创作、武侠剧创作的一种态度，“把笨功夫做到极致，希望不辜负大家对武侠剧的期待”。

动作戏是《雨霖铃》创作中的重要部分，也直接关系到展昭这一人物的侠义气质如何被观众感知。导演刘洪源分享了“展昭雨中一打三十”的拍摄幕后。他提到，杨洋稳定而高强度的动作完成度，让展昭的身手、意志与人物信念有了更具说服力的身体表达。

《雨霖铃》剧集既保留了武侠故事中心快意恩仇、除恶扬善的核心魅力，也试图通过更扎实的拍摄和更具当代审美的影



像呈现，回应观众对新武侠剧的期待。

在主创看来，展昭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侠义符号，而是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确认自我选择的人物。刘洪源表示，《雨霖铃》更想“还展昭于江湖”，因此，与霍玲珑、白玉堂的并肩查案，不只是人物关系的推进，也构成了展昭成长的重要路径。

京言

《重案六组：消失的警号》开机：重启经典刑侦剧致敬公安英雄

近日，精品中剧《重案六组：消失的警号》在重庆市黔江区正式开机。作为承载无数观众青春记忆与刑侦情怀的国民级IP，“重案六组”时隔多年以崭新面貌回归荧屏。该剧由北京广播电视台、紫禁城影业、海润影视、火星星球联合出品，汇聚实力主创与新生代演员，力图在新时代语境下重塑经典，致敬一代代守护平安的公安英雄。

作为国产刑侦剧里程碑式IP，从2001年首部《重案六组》在北京电视台播出，到如今系列中剧第一部《重案六组：消失的警号》正式开机，二十余年间，“重案六组”早已成为无数观众心中刑侦题材的标杆。本剧作为《重案六组》系列重新起航的开篇，正式开启“重案宇宙”全新篇章，既以前

传故事回溯六组缘起、传承精神内核，又以独立世界观开拓全新的故事脉络，承接公安精神、开拓系列新篇，实现经典延续与IP新生的双向奔赴。

该剧由著名导演李昂与青年编剧吕依书共同执导，李昂兼任本剧导演。作为2009年播出的《重案六组3》的编剧，李昂此番回归重案系列，秉持朴实叙事理念，着力打磨丰满细腻的人物塑造与环环相扣的案件逻辑，力求勾勒出最具烟火气的刑警群像。拍摄阶段，李昂也始终以敬畏之心，致敬刑警职业，坚持真实拍摄，为观众打造一部传承经典、兼具创新突破的诚意之作。

该剧演员阵容同样备受瞩目，男主角张一山时隔多年再度领衔饰演核心刑警角色，沉淀出属于一线干警

的坚毅与内敛，以更成熟、更厚重、更具生活质感的表演，塑造有血有肉、有勇有谋的刑警形象；作为中剧圈备受认可的青年演员，女主角李沐宸此番挑战经典刑警角色，展现女警的果敢、坚韧与细腻，既要承接观众的“重案六组”女警形象的深厚期待，又要赋予角色当代女性的独立与敏锐，难度与看点并存。

剧集采用快节奏的单元案件模式，一案接一案、环环相扣，在快节奏叙事中融入深刻社会话题与人性反思；严格考究刑侦办案流程与专业手段，从现场勘查、证据固定、案情研判到抓捕审讯，均遵循专业规范，展现新时代刑警专业化、规范化、科技化办案能力。

李夏至



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《燃比娃》：五万张宣纸手绘“晕”出独特东方美学

五年、五万张手绘原稿，在AI已来、技术日新月异的世界，依然有动画人愿意用“手搓”方式讲故事、绘光影之梦。

上影集团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，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《燃比娃》，以羌族古老神话为底蕴，以东方宣纸水墨为笔墨，用动画语言讲述热血的冒险故事。有意思的是，“火种”不单单是故事里燃比娃的追求，也成为现实中属于中国动画人心手相传的宝贵意象。

这个古老神话的主角是普通人

火，是源自羌族神话的叙事内核，也象征着文明最初被点燃的瞬间。《燃比娃》的故事扎根于古老的羌族神话：在天地冰封、万物萧瑟中，少年“燃比娃”与伙伴“狗獾”前往神山探寻“温暖”的终极秘密。他们历经千难万险，最终从怪兽手中夺回火种，也在这场冒险中揭开了自己的身世真相。

导演李文愉回忆，创作灵感源于自己与羌族文化的偶然相遇。在成都生活期间，他结识了四川阿坝的羌族朋友，也第一次听闻了在深山之中口口相传的“燃比娃盗火”传说。“这个故事在不同村落间流传出诸多版本，却始终保留着核心脉络：被人类养大的猴子，追寻母亲的脚步奔赴神山，从怪兽手中夺回火种，最终褪毛断尾，蜕变成人。”

在李文愉看来，这个传说并非简单的神话，而是古人对生命本源充满原始哲思的浪漫想象。创作

中，他并未选择对神话进行生硬复刻，而是致力于呈现“真实经历演变为传说”的过程，聚焦普通个体在困境中的成长、困惑、羁绊与蜕变，再通过口口相传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。“我想在片中传达三层陪伴关系：狗獾用一生陪伴燃比娃；小女孩与燃比娃彼此陪伴一程；某种意义上，燃比娃也是无数个我们，我们用一生陪伴未知。”

制片人王安忆说，她第一次被《燃比娃》击中，因为看到了这则神话的与众不同。“如果说上美影以前创作的许多神话故事主角大多为神，那么《燃比娃》就是一个普通人在伙伴的支撑下，寻找火种的传奇。我们想用普通人视角讲一则神话。”

宣纸晕出东方美学的灵动气韵

《燃比娃》全程采用宣纸手绘，累计创作原稿超五万张。大银幕上，从神山弥漫的云雾到林间奔涌的溪流，从燃比娃少年时蓬松的毛发到凛冽的风雪，宣纸特有的层次，晕出了独属于东方美学的灵动气韵。

事实上，李文愉师从上美影前辈、《山水情》导演马克宣，比起动画技术，他更注重动画本体。这次宣纸的大胆尝试，就是一次回归动画本体过程中寻找到自己语言风格的



过程。李文愉坦言，他最初并未计划用宣纸完成全部影片，“当时为了表现意境，我发现宣纸特有的晕染质感，恰好契合我想要的那种空灵、朦胧又充满生命张力的氛围”。宣纸渗透、吸墨、留白带来的“不可控”，非但没有成为创作阻碍，反而让他找到了独特的表达方式。创作中，每一帧画稿都经过手工反复调试，完整保留笔触、墨渍与纸张纹理。

不止于宣纸手绘。影片还大胆融合3D拉毛剪纸、玻璃板动画、石块定格、沙画、羌绣定格等多元动画形式。李文愉摒弃实拍电影的叙事逻辑，将图形变形、材质转换、肌理叠加等动画专属表达，化作叙事的重要部分。例如用玻璃板油画模糊流淌的梦境质感，精准诠释燃比娃意识恍惚的内心状态；将羌

绣纹样解构重组，把羊角花、云纹、火镰纹融入草原花海场景，让非遗真正融入故事血脉，而非简单的视觉堆砌。

中国动画学派上新

作为上美影新作，《燃比娃》也承载着中国动画学派的深厚文脉。此前影片在北京等地点映时，曾有观众表示，结尾燃比娃在火光与黑暗中奔逃呐喊，那份悲壮决绝的力量，让人不禁联想到《哪吒闹海》的经典片段，传承着上美影动画一贯的精神内核。

身为一名“看过上美影所有经典”的传承者，也是始终关注实验性动画的拓荒者，李文愉从中国动画传统中汲取养分，也融入了国际动画界不少先锋实验。比如“动画人的一帧”里，他用美术史来表现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长河，古埃及文化、古希腊文化、文艺复兴，到如今的AIGC时代，日月交替间，燃比娃的时间其实暗合了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生存关系。

大银幕上，传统水墨为基底，搭配大胆的色彩运用与精妙留白，远古羌族世界的神秘与壮美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谈及“中国动画学派”的传承与突破，王安忆表示，上美影的文脉不是创作包袱，而是底气所在。“前辈们凭借《山水情》《女娲补天》，奠定了中国动画的美学厚度与哲学重量，如今我们想证明，中国动画更有敢闯敢试的实验勇气与当代生命力。”

文惠

【评弹】电影撤档本质上是“内容不自信”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

据国家电影局统计，2026年五一档票房为7.58亿元，同比增长1.41%。作为新兴档期，五一档在2019年、2021年、2023年、2024年创造的票房分别是15.19亿元、16.68亿元、15.19亿元、15.27亿元，2025年断崖式下跌至7.47亿元。今年五一档票房微涨，传递出止跌回稳的信号，为行业恢复信心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在五一档票房微涨的同时，影片撤档的话题也冲上热搜。今年先后有《千金不换》《森中有林》《三心两意》三部影片宣布撤档，其中《三心两意》的撤档消息直至4月30日下午才由片方通过官方微博发文官宣。

今年五一档计划有18部电影公映，被称为“史上最拥挤五一档”，首日票房1.64亿元，创下四年新低。市场的低迷气息，似乎为电影撤档提供了一种“正当性”。近年来，片方先定档档占黄金档期，发觉竞争激烈后选择撤档，已成为行业常见操作，但这一做法在不同阶段激起的舆论反响也有鲜明变化，撤档的“正当性”理由很难再博得观众认可。

电影撤档这一现象经历了三个阶段：其一，个别影片以“不可抗力”为由撤档，制造神秘感，实现低成本宣发；其二，撤档风蔓延，撤档理由五花八门，观众逐渐从理解变成反感；其三，撤档被视为“打不过就跑”，反而给作品带来负面影响。

伴随这三个阶段，能够发现撤档给影片带来的效果曲线图，《战狼》《芳华》《八百》《少年的你》等影片曾实现“撤档改命”，换来很高的票房；《长空之王》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等片撤档再映时，虽然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，但票房数字并不显眼；《蛟龙行动》《红毯先生》《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》撤档后再映则票房惨淡。

对比之下，观众对定档后坚守档期的电影更愿报以好感。越是在市场低迷的时

候，越需要片方迎难而上，用类型多元的供给满足观众不同观影需求。在大环境不佳的前提下，那些坚持按定档时间公映的电影，冒着回报不足的风险力推市场，是勇气与担当的表现。今年五一档“撤档潮”登上热搜，很大程度上是由网友的批评引发的，在人们看来，现在仍然相信“撤档改命”已是一种迷信，撤档无异于主动认输，是对内容的不自信。

其实，决定票房高低的，归根结底仍是影片的内容本身。今年五一档的后半程，为坚守档期的口碑之作提供了机会：《消失的人》以包含“悬疑、惊悚、犯罪”元素的强类型风格受到欢迎；《寒战1994》以明星阵容和IP效应吸引观众；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则是一匹脱颖而出的黑马，这部本土华语电影制作成本仅为1400万元，因无明星、无特效、无宣发被戏称为“三无电影”，但它却在最拥挤的五一档冲了出来，不仅获得高达9.0的豆瓣评分，更升至票房第二名，且还有上升趋势。

这部电影所凸显出来的竞争力，完全可以归功于内容本身。它一扫过去影片常见的话题制造、流量铺垫等宣发套路，单纯靠动人的故事、朴素的情感、对潮汕文化的深刻刻画，就被观众敏锐地发现并托举了出来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成功，将再次验证了电影的魅力核心并没有变，这有助于去除行业浮躁心态，鼓励创作者潜心打磨内容。

长期以来，电影“定档”都被视作一件严肃的事情，是片方与院线、观众的一份“契约”，是影院里“不见不散”的承诺。撤档行为持续多年且未见收敛，正在不断透支多方信任。电影片方亟须维护并重建这份信任，争取“非必要不撤档”——与观众之间一约既定，则万山无阻。在档期上摇摆，不如强化内容竞争力，真正的好电影从来无需在档期上朝令夕改。